

我们把青春岁月献给了西藏

——援藏干部刘作新口述

人物名片

刘作新，1933年出生于武进县芙蓉镇（现常州经开区横山桥镇）。1953年，在徐州市建筑工程局从事结构设计工作。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援藏工作，先后担任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政工组组长、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调任武进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退休。

夏莉萍，女，1943年出生于武进县三河口（现天宁区郑陆镇）。1962年，随丈夫刘作新到西藏工作。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调至武进县人民法院工作。1998年退休。



刘作新一家三口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援藏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60年至1983年，我在西藏工作生活了23年，我的爱人夏莉萍也随我在西藏20多年，我们把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西藏的建设事业。

带枪去援藏

1959年春，西藏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很快被解放军平息。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作出决定，从全国各省市抽调人员支援西藏建设，江苏省抽调7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我。当时，平叛刚结束，西藏的社会治安情况还十分严峻复杂。为此，组织为全体援藏人员每人配发一支驳壳枪以及子弹，以防不测。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甘肃峡东站下车，再坐卡车，上昆仑山

和唐古拉山，克服了高原反应，在路上颠簸了8天后安全到达，按照组织的要求，如数上交配发的枪支弹药和持枪证。

初到拉萨，我被分配到西藏建筑公司的清理办公室上班，工作主要是登记公司下属单位参加叛乱人员的情况。当时，基层情况复杂，存在诸多不安全的因素。为此，公司保卫科给我配发了一支小手枪，我时刻保持警惕，做到枪不离身，但又不暴露在外。

在调查核实期间，少数藏族人有抵触情绪，在工区领导的支持与翻译人员的积极配合下，我们反复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放下包袱、配合调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工作，我终于完成了清理任务，再次上交配发的手枪。

为西藏培训建筑专业人才

随着西藏的建设事业不断推进，建筑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建筑专业人才异常紧缺。1975年，西藏自治区建设委员会决定招收50名初中毕业生，在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举办建筑专业培训班，为西藏的建筑行业培养、输送专业人才。

培训班开班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落实校舍、教学设备及预算经费等。当时设计院的用房很紧张，我们一边加紧采购一批棉帐篷，一边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再加预算，

利用设计院的空地盖了一部分教室和宿舍，妥善解决了办学用房难题。

为了补充教学设施和学习用品，我们经常到百货商店看货挑选，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在教学团队组建过程中，我们在设计院挑选专业知识丰富、有教学经验的技术人员担任授课老师。经过三年刻苦学习，这些毕业生都成为了西藏建筑行业的技术骨干，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在一线劳动的女会计

我的妻子夏莉萍跟随我在西藏工作生活20多年。在此期间，她一直从事财会工作，但经常到生产一线去参加劳动。

1964年，她在西藏建筑公司财务科工作时，公司下属几个施工队承接了拉萨市北郊的自治区党委大楼和军区总医院等工程项目。由于人手紧缺，她们财务科工作人员经常骑车到工地搅拌混凝土，劳动强度大，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没有人叫苦。年轻女干部们还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帮助一线工人清洗缝补衣物，打扫宿舍，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

1966年，夏莉萍在拉萨水泥厂财务组工作期间，也经常到水泥包装组参加劳动，每天驮水泥30多袋。1975年，她到拉萨供电所财务组工作，又经常跟电力外线工一起去竖电杆、拉电线。高原紫外线强烈，晒得人头昏眼花、嘴唇干裂，但她不怕。在劳动中，夏莉萍也得到了藏族工人的关心和照顾，还互相学习普通话、藏语，一起唱歌跳舞，藏族同胞的深情厚谊让我们终生难忘。

武进区档案馆 供稿
本报记者 张可馨 吴钰芊 整理

弘扬援藏精神
激发奋进力量

武进区档案馆 武进区融媒体中心

惊蛰

□ 王珉

三月，春寒料峭，时不时还落点毛毛雨，阴冷潮湿。早春的雨沿袭冬日的阴沉，春天的斑斓也仍未到来。驱车到周边城市自驾游，淋了点雨，车外是电光闪闪，雷声阵阵。翻阅日历，惊蛰行将来临。脑中联想到唐诗一句：“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惊蛰时节，意味着春的到来。北方有惊蛰吃梨的民间习俗，意为与害虫别离，杜绝口干舌燥润肺止咳。惊蛰吃蛋，据说是因惊蛰祭祀白虎演变而来。当然，少数民族地区还有食用炒豆、玉米、芋头、醪酒和煎饼等习俗。我按照网页简介“依葫芦画瓢”。早起买梨买蛋，蹑手蹑脚地煎饼炒豆，为还在睡梦中的母亲做早餐。一会儿，水烧好，饭做好，喝一壶铁观音，再进屋“提供叫醒服务”。春寒时节，我会为她准备一杯热茶送

到床前，如果下雨，则奉上一杯姜茶和热毛巾。

“浮云集。轻雷隐隐初惊蛰。”节气中惊蛰特立独行，大自然用春雷乍动向世界发号施令，催醒了蛰伏冬季的草木万物，一个“惊”字表情达意、妙趣横生。

惊蛰前后，随着大地回暖，春风吹过，山茶花小小的花苞先行绽开。我天天去看它，它每天都不一样，从只是露出一小点黄色的花蕊，到花蕊张大了嘴巴，再到猛然一夜之间怒放，三丛金粉的花蕊伸出头来。在早春的微微细雨中，山茶之红红得更加滋润，层叠的花瓣褶皱般地聚在一起，如牡丹一般丰盈端秀。

花就是花，它并不因枝幼而偷工减料，开得小一点。它照样开出硕大的花朵，雍容华贵地绽放，简直明媚得把整个

庭院都照亮了。只是这实在是一根纤弱的花杆，托着这么大的花，把细枝都压得弯了。山茶花真是有个性的花，我以前说它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

古人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鸠在古时候指代数种鸟类，一说是斑鸠，一说是布谷。鹰化为鸠，当然是不科学的。惊蛰已至，到了斑鸠与布谷鸣唤的时候了。走在阴冷又有阳光的日子里，只要听到斑鸠鸣布谷叫，总有种暮鼓晨钟般的警醒：春天已近，农人可以开始耕作，城里的人也会有新的造梦计划悄然实现。春雷出现在惊蛰节气，惊天动地震响苍穹，《礼记》云：“仲春，雷乃发声；仲秋，雷始收声。”所以，我认为，惊蛰是每个人的梦想新起点。



《春眠》钱新明